

打
你
不
许
哭

打你 不许哭

马长凯 著

一个用花样年华换来的最悲怆体验
的人

一段在疼痛中纠结成长的历史

一本带你无限地接近历史真相的书

一个饱尝了生命的苦，却依然不向命运
低头的男人的故事

中国青年出版社

马长凯 著

打你

不许哭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你不许哭/马长凯著. —2版.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006-9380-2

I. ①打…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0764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 57350519

原版责编: 韩亚君

本版责编: 吴方泽 刘 文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57350522 57350524

印 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1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1998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8月北京第2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3次印刷

印 数: 16501-22500册

定 价: 3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526



再版序言

马 镇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马长凯的这部小说是惊心动魄的，那种久违的炼狱般的感觉只有阅读新时期文学初始的作品时才涌流于心，但它更触及社会的神经，更关注人类的灵魂，更揭示人性的顽劣，更忧患国家的命运。

在历史的氛围中展现人性的多重，在人性的繁杂中展现历史的真实，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高校读书的主人公马彤与同学因为饥饿在教室里搞“精神会餐”，玩笑中自比国家领导人，被人揭发，以反革命罪判刑，随后的岁月便像地狱的风火煎熬着他的肉体 and 灵魂，让耻辱与泪水充满他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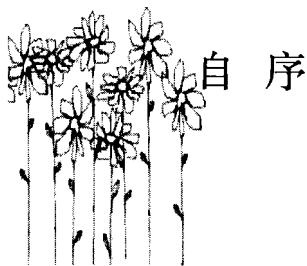
人性是不能扼杀的，就像天上的云不能锁止，流云静聚，雷电便会轰鸣，风雨便会倾狂。在炼狱中，每个人都经受着命运的煎熬，在煎熬中赤裸裸地袒露着人性的善恶。当读到互不相识的男女在牢房用纸条传递爱情，女主人公为爱而赴死时，你不能不为人类爱情的忠贞而泪下；当读到司马彤在劳教农场用生命换来的窝头送到饥饿的同伴嘴边，同伴为了别人的生存而拒食死在他怀中时，你不能不为人类关爱的高尚而震撼。同样，当读到司马彤纯真地向支部书记汇报思想，这位书记将思想汇报当做反党材料上报，把宿敌送进监狱时，你不能不为人类灵魂的卑鄙而羞耻；当读到司马彤的知青女友被大队书记的儿子奸污而走向堕落时，你不能不为人类兽欲的无耻而愤怒。黑暗是恐怖的，但火光从来没有在黑暗中消失过，我们注视着司马彤，他那淌着鲜血的灵魂在生命与死亡、希望与幻灭中游荡，魔鬼虽然张扬，但司马彤却从来没有在厄运前倒下过，为什么？因为人性的火炬始终温暖着他，无论囚室还是农场，无论部队还是农村，都有善良的人向他敞开人类美好的情怀。黑暗毁灭着他的灵魂，火炬重塑着他的灵魂，在毁灭与重塑

中,我们看到了人的灵魂在动物与人类之间的挣扎。

要感谢作者忠诚于历史的勇气,忠实于生活的魄力。这部作品将那个时代记录在笔下,令过来人慨叹生活的艰辛,令后来人读懂历史的真谛。书中一个细节的描写是让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铭刻在心的:一个隆冬肃杀的傍晚,司马彤和四五个同学聚在教室幻想一顿丰盛的晚餐,司马彤许诺,他要当了国家主席,窝头随便吃,白菜、猪肉管够。于是,这些在当今的父母眼中绝对还是孩子的学子们纷纷效仿,自封高官,描述上任后的宏图大略。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事情,这样一个年轻人嬉笑玩耍的聚会,竟被同伴密报,当做组织反革命集团,被逮捕判刑,开始了他们炼狱般的人生之旅。越是平淡,越令人感到结果的恐怖,就像冷血的杀手,无声中已令对方血溅刀刃。无需再赘言,当我们走过了这段曲折之路,谁还会不珍惜今天的阳光呢?

历史不能因为创伤而粉饰,我们只有将创伤袒露在时间的大地上,才有治愈的希望,因而,累累的创伤恰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

当下的文学思潮虽然纷杂缭乱,但只要人类还有不公正的现象,现实主义文学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其作品传递的思想和信息会在读者中引起更大的共鸣。《打你不许哭》实质上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那个“精神会餐”甚至于原汁原味地被作者写入书中,因此,在作者庄严的文字中,读者不能不和作者一起考验着心灵的深渊与高峰,考验着道德的泥沼与圣坛,记住昨日,享受今天,创造未来。



自序

福楼拜写完《公爵夫人》称自己就是公爵夫人，郭沫若说《蔡文姬》里的蔡文姬就是我。福楼拜绝不是公爵夫人，郭沫若更不是一千七百年前的蔡文姬。艺术中的人物是掰碎了的人生又把它巧妙黏合在一起的艺术品，其中有的只是作者的心血和寄寓的思想感情，不可能是原装的自我。我在这里要说，书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我，但每个人物身上又都有着我的爱憎。中国人向来有着遵守纪律对号入座的传统，一出戏、一部电影、一部小说，常常把其中的人物同作者或他人联系，结果弄得大家狼狈不堪，中国的事情有时就是这样荒唐滑稽，一种哭笑不得的幽默。

《打你不许哭》原本想写成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最终我还是把它写成了小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其一，因为真人真事的叙述，常常使那些做贼心虚的人硬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他们抓住枝端末节，对你大事讨伐，近几年文坛上特别是纪实文学由此而引起的诉讼还少吗？作者无心鞭挞他们，也无力招架他们。其二，从创作和读者角度看，小说则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和欣赏性。生活里每天发生的都是真实，而真实的东西不一定是艺术的原材料，不一定都有价值，小说可以对这些真实的材料更从容地筛选和加工，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

想以此题材写小说，立意由来已久，一九六七年初秋一个淫雨霏霏的星期天，我和被打成右派被劳动教养的原北京某大学西语系教师黄先生，并肩走在水渠边泥泞的道埂上。乌云四合，天地之间一片阴沉沉的雨雾，没有一线光亮。这时高音喇叭又传来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共产党的哲学

就是斗争的哲学。”大自然的冷风凄雨我们可以不在意,可政治上的风雨我们却不敢冷漠对待。从经验中知道,最新指示发布以后,等待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是每晚学习会上又要进行一番自我革命,从政治到人格对自己下毒手,绞尽脑汁变换花样从对列祖列宗的辱骂到对自己灵魂的施暴,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脱胎换骨,而这种脱胎换骨之于人的尊严及至群体人格的戕害,其精神的后遗症远远不止于眼前的一时。想到这里,我说:“我真想写一部书,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让后人去反思。”黄先生没有回答,其实也用不着回答,在当时动辄获咎的“大革命”时代,我不可能写,也不敢写,但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最初萌动。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市场经济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人类发展,无疑是一种进步和必然,但它附带而来的却是人们对于金钱的过度崇拜。人们在“文革”后残存的一点点可怜的良知、正义感和同情心受到孔方先生的严峻挑战。日子过好了,可人与人之间却失去了应有的温情,对于有着丰富感情的灵长类动物的人类来说,这种物质与灵魂的反比,耐人寻味。

后来我回到北京,便着手写作,每晚写到深夜一两点钟,直到肚子咕噜咕噜叫得发慌眼前发黑,才爬到床上去。枵腹笔耕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我只好丢下笔,同妻子一道晚上悄悄走上街头去卖糖葫芦、贩水果,趁人不备时捣腾些布料,星期天去工地推小车、筛沙子、扛杉竿绑架子。后来分配到建筑公司当技术员,收入仍很拮据。不久孩子出世,妻子又患心脏病,在生存与事业上我必须毅然作出抉择。老实讲我是违心地落入商海。没想到我这个不谙水性的人在滚滚大潮中顺水漂流一漂就是十五年,竟没有被旋涡吞没。在湍流直下的时候,我不能回头,也上不了岸,待河道开阔水流平缓我爬上岸的时候,没想到身后却留下一缕辉煌,当亲友为我感到欣慰的时候,我却恍然若失,毕竟这不是我要走的路。

一九九五年,公司正在蒸蒸日上其势泱泱的时候,我突然急流勇退,决计弃商修文。一九九六年初春节过后,我带着十四岁的儿子悄悄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把儿子送到当地一所中学,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陪读。

这段时间恰恰为我提供了写作的良机,没有生意场上的角斗,不需要虚与委蛇的应酬,我坐下来常常一天写上十七八个小时。经常被心中的人物激荡着,有时夜里睡下,忽然灵感来临,经常七八次从床上爬起来,把迸发出来的火花燃烧在纸上。我的一生如同在太平洋台风骤起的浪尖上大起大落,不管是逆境中的走投无路,抑或商场上的得失,都从来没有使我这样激动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已完成二十五万字,正当我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时候,却被一个相交多年的朋友从头到脚浇了一桶冷水:文字浮躁矫饰,结构松散,男欢女爱太多,格调不高……没有一句褒奖的话。唯一的安慰话是素材不错。我灰心了,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一连

几天没有动笔。

直到有一天,我儿子的朋友(也是我的邻居)Peter 的母亲来家里看望我儿子,她忽然看见我案头堆放着一摞书稿,问我在写什么,我告诉她正在写一部小说,我把小说的梗概通过儿子结结巴巴的英语翻译给她,她拍着手激动地说道:“马先生,太生动了,简直令我不能相信,中国会有这样的事情。您快写吧,请允许我做您的第一个读者。”我喟然叹息一声,说出了我的自馁和困惑。“不,马先生,您一定要写出来,写出来就是胜利,哪怕读者只有你一个人。不会的,至少有两个人,还有我。”她左手斜竖起食指和中指比画成一个“V”字形。她见我半天没有言语,又说,“我虽然没有去过中国,我相信,长城只有中国人才能完成。中国人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马先生,您抓紧写吧,您一定会成功。别忘记到时候送我一本,最好能翻译成英文,我或许能帮助您在美国出版。”

这位美国妇女的一席话,使我重新振作起写作勇气。之后她每次见到我,总要问问我书写得怎么样,什么时间可以完成。这无形中对我也是一种鞭策。是的,写出来就是胜利,我不能半途而废,我不愿让这位真诚而善良的异国朋友失望。终于在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前夕,画上全书最后一个句号,历时四个多月。

暑假到了,我准备带儿子回国看望他妈妈,临行前一天晚上,我向那位美国母亲辞行,不巧她外出参加一个家庭 Party,第二天一早,我要去机场,没能再见到她。之前我知道,暑假过后她要带孩子们去美国东部读书。很早我就听说过,美国人喜欢搬家,平均两年搬一次。我没有来得及留下她的通讯地址,也许今后就永远见不到这位善良友好的母亲了。我快地登上西行的飞机,心想即令此书出版,她也不能做我的第一个读者了。

我的一生,尽管有许多坎坷,终归我还是幸运儿。回到北京以后,有幸遇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热心的编辑,他们对小说给予肯定,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在修改、校阅、编辑中做了大量工作,此书得以出版,我不能不感谢他们,同时对那些关心鼓励过我的师友们,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最后,我不能不说,此书写成,应该感谢我的妻子。当时我在加州和煦的阳光下闲情逸致之时,她正一个人在北京神形劳瘁地处理商业上的善后工作,没有助手,没有可以商量的人,为了使我们父子在外能安心学习和写作,她日以继夜地忙碌着。要知道,一个公司的善后工作,各种债权债务的纠纷、人员的安置处理,远比成立一个公司要难得多。她当时心脏病和脑梗塞并发,几次留下遗嘱,但不肯在电话中把真情告诉我。如果没有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此书面世是不可思议的。

目 录

再版序言

自序

第一章 监狱风骚

001

第二章 大学里的恋情

016

第三章 劳动教养

075

第四章 北京不欢迎

124

第五章 申请劳改

144

第六章 逃亡

225

尾声

320

后记

324



第一章 监狱风骚

“嘟……嘟”，刺耳的哨声撕破黑夜中监狱的寂静，那拖长的哨音从狭长昏暗的“筒道”冲进两侧一间间牢房。这里是已决犯羁押、集中的看守所，等待分配去各劳改单位。

“各班全部起立，站在炕前，准备点名！嘟……嘟”，看守队长拿着铁皮做的喇叭筒大声喊话，随之传来牛皮底鞋踏在水泥筒道上的橐橐声。

司马彤和同室的两个犯人急忙穿完衣服，双手垂放，站在铺前。他被送到新生监狱已经二十多天了，每天起床后、睡觉前惯例点名各一次，他已经习惯。而半夜三更的吹哨全体点名，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他用惊疑的眼神望着身边两个老号，他们也都面面相觑，显出诧异。这时筒道又传来杂沓的脚步声，看来进来不少看守，随着哐当哐当的开门声，各监室在点名。

“一〇五号、二十三号、四十五号、六十七号……”

“各班注意，从现在起，不准洗手洗脸，不准大小便，不准开水龙头！听见没有？”看守主管萧队长拿着喇叭对各门口厉声喝着，“我再说一遍，从现在起，不准洗手洗脸，不准大小便，不准开水龙头！”

司马彤的牢门也被打开了，萧队长走到门口，翻着夹子上的花名册，打量了一下他们三个，叫道：“二十一号。”“到。”一个不阴不阳像清宫太监似的哑嗓从尽里边传过来。

“九十三号。”

“到。”

“一〇一号。”

“一〇一号！”

司马彤悄悄捅了一下身边的“眼镜”，他怔了一下赶紧答：“到！”

“二十一号，出来！”萧队长喝道。那个阴阳嗓的二十一号走出去。

“刚才说的都听见了吧，不准撒尿！不准用水！现在都睡觉！”队长说完，接着又是一阵哐当哐当的关门声。

一〇一号等看守们走远，说了一句：“准出事了！”

“出什么事？”

一〇一号摇摇头。

虽然躺下，司马彤再也睡不着，他并未去想刚才发生的事，而是重又陷入永无答案的冥思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热爱党、热爱人民的共青团员，对人生、对社会主义、对未来充满热情的大学生一下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送到这所代表着耻辱与罪恶的自新监狱，并把司马彤的名字一下子换成代码九十三号，从此再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他一来就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对他的起诉和判决是冤枉的。这期间，虽然许多好心的老号劝他不要上诉，并举出二〇五号就是因为不服判决上诉，结果不仅没有撤销原判，反以不认罪而加刑两年，至今还押在这里。他不顾这一切，他认为对他的判处是学院别有用心的坏人强加于他的。他坚信上级法院会实事求是，重新调查予以昭雪。上诉书已经送上去半个多月，至今杳无音讯。他提出上诉，倒没有像别人那样挨整，只是萧队长组织号里犯人帮助他认罪，端正态度。但当他交代犯罪事实时，萧队长突然站起来，打断他的话，说道：“你拒不认罪，不准继续散毒。”停止了他的检查，随之把他从二十多人的犯人大班调到了劳动号里只有三个人的小班。不知道是怕他不认罪，煽动反改造情绪，还是准备对他进行惩罚。对这些他不多想也不在乎。对于一九六一年度荒期间犯人们每天两餐，一顿一个窝头，一碗稀饭，几根臭咸菜条，他也不像在学校时那样感到饿，而学校的定量也比这里多不了多少。对于那些饿红了眼的狼似的同犯每餐的抢夺和贪婪，以及饭后对窝头大小、粥稀稠、咸菜粗细无休止的评论他从不发言，他为这些只知道吃的同犯感到可悲。尤其当他得知许多囚犯那些形形色色的可耻的犯罪后，更觉得不可同日而语。就拿同室的二十一号来说吧，他是某机关的炊事员，在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同命运共度饥荒的共和国艰难岁月，竟往家里偷粮食，这可是大家赖以生存的口粮啊，有多卑鄙！他那张不长胡须的老公脸，说话不男不女的阴阳嗓，都叫人想起明朝奸党魏忠贤和清廷大太监李莲英，一副不用化妆的典型阉臣相。而这样的人在这里偏偏受到重用，能当劳动号，每天可以出出进进干活走动，甚至还可以来往于女监

号,收送男犯该拆洗的被褥、囚服之类……

门上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开锁声,门被看守打开,二十一号浑身湿透带着一身腥臭,赤着脚走进来,然后抓起肥皂、毛巾,从枕头下面抱起两件衣服,又走出去。门又关上,“嘟……嘟”,又是一阵哨响,听见看守喊道:“各班可以上厕所,用水啦!”

司马彤正感到莫名其妙,发现一〇一号也没睡着,一直斜对墙眼睁睁地在想什么。又是门响,二十一号被送进来,显然是刚洗完澡,换了衣服,他异样地瞧了瞧一〇一号。

“出什么事了?”一〇一号问。

二十一号看了看司马彤没言语,和衣在一〇一号里边尽靠墙躺下。司马彤也不想知道什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听见细碎的说话声,声音虽然都是丝丝的气声很轻很轻,他还是能断断续续听出一些。好像是一个女犯人从下水道企图越狱,结果爬到下水道的尽头,发现有拇指粗的钢筋隔断,她想往回爬,另找出口,可是细细的下水管道,两手前伸瘦小的身躯勉强可以通过,而后退时两肩就卡在管壁上。由于身体阻塞管道,流水越积越多,眼看要被淹死,幸好晚点名发现少人,很快从院内敞开的污水井盖找到女犯逃跑的通道,看守们自然不会下污水管道的,从各方面条件,理所当然的选中这位哑嗓老公去干这种立功赎罪的活儿。

司马彤越听越觉得无聊,有罪你就老老实实在地服刑,有冤就正大光明地上诉,何必要跑呢?准是一个流氓、无赖,也就配钻下水道。愤愤中,他又睡着了……

“嘟……嘟,起床了!”没有铃声,没有号鸣,监狱的一切活动都是吹哨。犯人们起床叠被,轮番洗漱,接着是紧张的放茅,有的才蹲下,还没来得及解出大便,哨声一响提起裤子就走,有的脸上刚打上肥皂,一个“走”字,带着满脸的白沫被逐回监舍。打饭的时候,按理应该是二十一号发饭,今天却换了一个新面孔的劳动号,二十一号似乎事先知道似的,也没表现出异态。不一会儿,二十一号又被叫出去,这次不是萧队长,而是一个身高马大的看守,上身警服,下着军裤,看样子是个复员军人,二十一号临出去时向一〇一号诡秘地交换下眼色,神态很安详,直到被戴上手铐,也没露出些许恐惧,好像全在意料之中。

门又关上了,监内静得令人窒息,偶尔从斜对面窗户里传出犯人没有抑扬的读报声。一向不同司马彤说话的一〇一号,忽然碰了他一下,眼睛闪着异样的光,

“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你知道了吗?”

“不就是有个女犯人企图越狱嘛,无聊。”

“同你一样,她也是位大学生,品学兼优的女大学生,她也和你一样是个

冤案。”

“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爱人。”

“你们是同案？”

“我们不认识。”

“那我就不懂了。”

“我就要告诉你。”一〇一号正了正眼镜，满脸很郑重的神态，“我和你虽然没有说过话，但从那次对你的帮助会上，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你是个天真正派的大学生。你的上诉很对。我相信你的案子，能够平反。即令不平反，你也只判五年……”

“只判五年？人生有几个五年啊！说得轻巧。”

“我是说，你将来的路还很长，不像我被判了二十年……”

“什么？二十年，你究竟犯了什么罪？”

一〇一号名叫严净，他告诉司马彤，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中文教授，自幼受家君熏陶，对汉语有深厚功底，尤其喜好中国古典诗词。一九四七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英文，获硕士学位。看到新中国日益崛起，在父亲的鼓励下，一九五三年假道香港回国，在北京一所非常有名的高等学府任英语系副教授。教学之余，致力于莎士比亚的研究。花了四年时间，翻译了莎翁十几个剧本。当时在校的一位美籍教授看后颇为称道：“这是继朱生豪之后对莎翁的最好中文译作。前者虽译工典雅，但偏重文字，宜读不宣传，无法做舞台剧本使用。而严教授的译作则朗朗上口，宜于演出和流传。”又说，“像严教授对莎翁的研究水平，在美国也不多见，完全可以到美国去教授英国文学。”

译稿寄出后，出版社准备付诸刊印。这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被定为右派。其罪名说来滑稽，他在讲“RIGHT”这个单词时对学生说，它不仅当“右”讲，在英文里还有“正确”的意思。这还了得！无疑是在为右派张目。他当即被定为右派。右派的译作当然不能发表，于是被退回稿件，并送到反右办公室审查。他被轰下讲坛，背起粪桶在学校监督改造。

他没因此接受教训，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大跃进和反右倾高潮，他又不知天高地厚，通过学校党委向上转交了一封公开信，公然对三面红旗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怀疑，在信末他引用了爱因斯坦一句名言：“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这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为彭德怀翻案。他被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我向你说的不是这些，你不要用这种恐慌的眼睛看着我。”严净压低声音继续说，“刑期并不重要，一个人能为真理活着，为人民说话，是需要勇气的。下

边才是我要向你说的,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她犯的什么罪?”

“叛国罪,泄漏国家机密。”

“一个学生能掌握什么国家机密?”

“我就要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你。”

二

严净听到楼道里又传出来像念经似的没有语调的令人麻木的读报声,知道看守已经离开,便附在司马彤耳边悄声告诉他,这位在这里被编为二〇一号的女犯,名叫闻锦,原是北京一所外语学院的大学生,由于容貌漂亮,为自己惹下了祸根。美貌给女人带来的常常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在一次高校的会演上,闻锦照人的丰采被学校保卫科长看上。别瞧科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但在那时他却攥着全校上下几千人的生杀大权,一个人的升陟退黜调动下放,乃至一名学生的毕业分配,他大笔一挥,就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更重要的,他有一个出入以汽车代步的叔叔,在国家某部门任要职。他的父亲早年死于晋察冀抗日战场,这位叔叔便对他尽起了父亲的责任,因为是哥哥的遗孤,对他呵护备至,不免娇宠,家里住房宽敞,即使这位科长三十四五岁,仍然让他跟着在家一起住,由于受到叔叔的溺爱,恃宠纵娇,颐指气使,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有谈成一个朋友,因为品貌一般的女人他瞧不上。就是在那次高校演出会上看见了闻锦,他动了心。他通过各种关系做手脚,想讨她做老婆。偏偏闻锦很不识相,一次次严词拒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女大学生的气节是令人尊敬的,她们大部分人情操都不肯为权势所夺。科长碰了一鼻子灰,恼羞成怒,天真的闻锦哪里知道这只黑手的厉害。一次去北海公园,看见一个碧眼金发女郎正用法语问路,当时会法语的人不多,闻锦就凑过去哇啦哇啦地讲了一番。据说那位金发女郎是法新社记者,有搜集情报的嫌疑,已引起我国国家安全机关的注意。鉴于中法刚刚建交,不便对其采取公开措施,而对其所接触过的中国公民都要进行审查。

那位科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了份材料,于是公安机关将闻锦收审。他原本只想教训她一下,压压她的盛气,使其就范。不料进拘留所的第一天就被两名看守班长看上,借夜间个别谈话之机,轮番对其进行强暴。第二天,她向拘留所告发,不料又落到这两名看守同伙的手里,于是又加上了一副手铐,侮辱仍在继续、升级。后来终于病倒了。在去医院看病时,她戴着手铐企图逃跑,在那个人人觉悟性高、警惕性强的时代,一个戴手铐的犯人是逃不脱的。抓回以后,判决很快下来,罪名是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越狱逃跑,抗拒改造,被判了四年徒刑。接到

判决书,她没有哭,但从此以后,脸不洗,头不梳,弄得浑身恶臭,同号的女犯人都掩之以鼻。那两个看守对她再无兴趣,而转向了新人监的年轻女号。不能总让她臭在拘留所,很快把她转到了自新监狱。初到的一天,一位年轻的女看守郝队长,看见这么一位蓬头垢面、浑身恶臭、神情呆滞的女犯,一下惊呆了,心想:“怎么把精神病人也送到监狱来了?”一查阅档案,还是政治犯。闻锦被挂上二〇一号牌子,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不梳不洗,也不哭不闹,只是呆呆地望着电灯出神。这位年轻的郝队长,人高马大,面相不失威严,而心地却同她的姓氏一样非常好。她试着找闻锦谈话,都遭到无言的拒绝。一次在强迫她洗澡的时候,发现她胸部、臀部和腿有许多指甲的抓痕。于是把其他女犯带回去,独自留下来,帮助闻锦洗澡,问这些指痕是怎么回事,闻锦不肯说,眼里却迸出愤怒的火花。郝队长急了,抚摸着她胸前的伤痕,大声叫到:“你说吧,闻锦!”她急得忘记叫二〇一号。“我今年二十二岁,学生出身,也是个没结婚的姑娘。有什么冤屈,你就跟我说吧,只要是真的,豁出我这身警服不穿,也要为你讨个公道!”听到这,闻锦抱住她,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把自己的遭遇合盘端给了郝队长。

郝队长五八年高中毕业,应召当了警察,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自新监狱看守女犯,她目睹了一些冤假错案,无力伸张,几次请调都未批准。这一次出于女性的惺惺相怜和固有的正义感,用三个晚上,写了上万字的材料,亲自送到高级法院纪检办公室。在她的一催再催下,很快有了结果,但很令她失望:“被告犯罪事实确凿,量刑适度,维持原判。”但那两个拘留所看守却得到应有的惩罚,以“执法犯法,奸污妇女”,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七年,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原以为这个消息告知闻锦后会是她重陷绝望,不料当她听到那两个衣冠禽兽被法办时,比自己平反还兴奋。从此以后,二〇一号俨然换了一个人,为了报答郝队长为她复仇,什么倒马桶、清垃圾她都抢着干,做棉被别人一天完成五床,她完成八床。上诉平反她不再想,反正才四年,比起同室的重刑犯她幸运多了,她认罪啦!中国人是多么容易满足哇!明明受了委屈,还要自认有罪,自我批判。正像当年的皇上赐臣民自裁,还要口呼“谢主隆恩,臣罪该万死,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一个没有法度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太阳的世界,各种罪恶都会发生。

二〇一号复活了。但是她远离亲人,孤苦无依,备受耻辱的情绪常常无法排遣。她总是一个人落落寡合,内心的创伤兼之青春期的彷徨,时常困扰着她。

在监狱这块贫瘠的土壤上,女犯的春情也在悄悄地滋长着,高墙铁窗都关不死它。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许多女犯正当瓜熟待摘之年,她们也需要有宣泄的对象。不能自持的常常把这种按捺不住的冲动就近转向自己的同性,抚摸、狎猥,这里有性的觉醒,也有情的需要。她们也仿照唐代宫女在制作的被服里

塞上一个纸条或缝上一缕青丝，寄寓自己的情思。

一天，几名女犯聚集在监舍的炕上做被子，据说这批被子是送给同楼男号的。“二〇一号，大学生，你不写首诗镇镇他们男号。”一个梳着两个抓髻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说。

闻锦看了她一眼，一一一号牌子在她胸前像项链坠似的摇晃，看那眼睛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气。她是个孤儿，已经有五年的扒窃史了，这是第二次进监狱。她旁若无人地把梳下的一绺头发缝在被子里，并附上一张字条，同时又有一名年轻女犯往缝好的被角塞进一张不知写了什么的纸条。

闻锦觉得好玩儿，但她深知传递纸条是严重违反监规纪律的。她怕对不起郝队长，但又不甘心，她也想有一个异性能在这时候安慰自己，哪怕在一个虚幻的男人身上寄托自己的情愫，也可以借此消磨漫长的寂寞时日。她佯装上厕所，已经判刑参加劳动的犯人比在押犯人行动要自由多了。

她信手写下一首小诗。

写毕，回到监舍悄悄掖进被角。就是这首百无聊赖的小诗，引发了监狱旷古未有的惊世骇俗的悲壮故事。

这床被子恰恰落到一〇一号手中，他开始并没留意，但也曾听老号说过，监狱发的被服里时常夹有女号传情的纸条，在他看来无非是些招蜂引蝶的浮浪之词，不屑一瞥。可是在他按规定叠整被子时，发现被角露出一线纸边。趁人不备，展开一看，是一首五言绝句：

窗前复日日，
灯下一针针。
无计度长夜，
西风浩叹人。

二〇一号

仔细再看，字迹娟秀，用词不俗，不禁联想这二〇一号一定是个女秀才，油然而生好感，即兴步原韵和了一首：

幸得君手做，
百感刺如针。
着衾心更暖，

同是沦落人。

一〇一号

写是写了，苦无红娘，无从传递，只是信笔涂鸦，顺手塞在被子底下，因为这间牢房只有他和二十一号两个人，白天二十一号出去劳动，所以他也无需防范。过了几天，也就淡忘了。又过一星期，晚点名后，吹过熄灯哨，二十一号诡秘地凑着他耳朵说：“二〇一号又回诗了。”

一〇一号大惊失色，佯装镇静地反问：

“什么诗呀？”

“不要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就你写的那首诗，那边又回了。”说着从袜子里取出一张纸条，还是那秀美飘逸的字迹。

给一〇一

声声归雁不忍闻，
溅泪感时鸟惊心。
小月窗含身正冷，
孤魂梦断病中吟。
阳关道上知音少，
羁旅客间怨恨频。
失意诗和悲怆句，
伤怀者恤冤枉人。

一〇一颤抖着手，问：“你怎么弄来的？”

“你不用紧张，我不会告发你，要是那样，我就不会把你的诗递过去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回诗。实话告诉你吧，那天你出去放风，我回屋找袜子，怎么也找不到，就掀了掀炕席，发现在你的被子底下露出两张字条，我虽然认不了几个字，可还是能看出这是你和二〇一号的传情诗。一次我被派去女号修自来水，一眼看到了正在洗衣服、胸前挂着牌子的二〇一号。你还真有艳福，这二〇一号长得还真漂亮，瘦高个，圆方脸，甩着两根长辫子，虽然衣服很旧，可一看就知是知识分子。我一问她，还真是个大学生，也是犯政治罪。我真不明白，解放这么多年，怎么还这么多反革命？彭德怀革命了那么多年，最终打成了反党集团。在批彭的时候，我们单位也传达了文件，彭说大跃进搞过头了，人民公社搞早了，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我也认为他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诬蔑社会主义。可是到了去年，